

## 第一章 兰因絮果

原来铁守容自得风雷谷太虚老人垂青，赐了两卷手绘的秘功，一篇‘大三元图解’，一为‘二气分功’，此二卷手卷均系老人裁衣而成，以极详细的词句加以解释，并绘明图形，颇易辨认！

一尘子也因老人了也一卷‘定心神唱’感到喜之不尽，再加二人此行已无事可作，故此就在第二日的清晨，取道赴华山，辟室练功，以期三月而成，然后再下山去看看小梅，当然主要的还是想去找叶砚霜。

一行二人晓行夜宿，不一月已至华山，沿途真有说不尽的奇人怪事，尤其是铁守容初游江湖，更是感到无限新鲜。

华山为我国五岳之一，山势之高庙宇之多概可想见，看看山已在望，老尼不禁喜形于面道：“一别华山颇有年矣！不知师兄尚好否，唉！他如今已是一年近百岁的高僧了！”

铁守容道：“师伯他老人家就在此山坐禅可是？”

一尘子点头道：“你这位师伯性情古怪已极，本身功力极大已尽得先师铁肩大师真传，较之贫尼真不知高上多少倍呢！我此行来此，其旨也是就近请其指教一二呢！否则武功一道，尤其是调气坐功等，如无人加以开导，难免走火入魔，一朝练左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

言罢，又看了守容一眼笑道：“如果你福气好，得其指教一二，真有不尽好处呢！你别看他虽是我师兄，事实上却等于我师父一样，因先师铁肩大师收我时年已耄耋，我从师不及一年，先师即已坐化，彼时大师兄年已半百，得其一心传授才有今日，故我这师兄就等于师父一样！”

铁守容闻言才知是这么回事，此时破晓已过，一轮红日复出云霄，照得这整个山岭像披上了一层红色光衣一样，有三五人群，都携刀背篓，上山打柴，也有成群猎户入山行猎，嘴里哼着小调，状极愉快！

一尘子在前踏上山道，守容后随跟上，一直走到半山，没有人迹时，才展开轻功绝技，就像两只穿云燕子，落足处都是树顶枝叶，借着轻点弹力，身形连连腾起，真个其快如风！

其疾似箭，只瞬间已离山顶不远。

华山多奇景，山色风水可媲美庐山，此时满山枫叶，在这盛秋的日子里，点缀得此山一片红潮，微风里此伏彼起，又像万千的红浪，守容不禁对景吁叹：“想不到华山美秀至此……”

老尼笑道：“山后奇景尚多！过几天你自己慢慢领略吧！”说着用手遥指枫林后的一片屋脊道：“那座大殿就是先师铁肩的修真之所，只是晚年有幕阜山忍大师率众徒避劫来此，先师就把这玄宗寺（昔名）让与忍大师了，如今也就是武林中的青衣帮，其帮主忍大师尚坐镇此殿中呢！铁守容闻言暗吃一惊，久闻青衣帮夙来横行江湖，帮徒全系青衣女尼，帮主忍大师外号赤臂尼，为江湖一怪，为人嫉恶如仇，凡事任性而为，却不顾正邪，想不到与华山派有此关系呢！

想到这里，不禁用目看了老尼一眼，要说又忍住了，一尘子呵呵笑道：“我知你此时疑心，先师虽赠寺与彼，又加以我们近在咫尺，但却一向无什么往来，见面也不过点点头而已！”

铁守容心想：你既知这赤臂尼率徒为恶江湖，却坐视不问，岂不有失侠义本色？

她又那里知道这赤臂尼武功之高，尚驾于一尘子之上，和其师兄紫袍僧伯仲之间，更与其师铁肩大师尚有一段不可告人的秘事，否则铁肩卧榻之侧岂能客人鼾睡？

一尘子又一指那大殿道：“过了此寺，就离我们黄石室不远了！”二人遂加快步法。

绕过那大寺铁守容见寺门高耸有两丈，一边有十数棵古松，苍劲参天，寺门全系绿色琉璃所镶，讲究已极，寺门高悬“青衣寺”三个大字，落款却是“铁肩大师”，最奇是那字都是用翠竹排就，颜色碧绿，历久不变，此时寺门之下，正有两个妙龄女尼，在说笑着，一眼瞧见一尘子，双双合十笑道：“一尘大师姐回来了？……”

一尘子微笑着手问讯回道：“回来了，大师可好？”

二女尼回答：“家师尚好，师姐可要入内一见？”

一尘子笑道：“贫尼尚有事，改日再参见吧！”说着就由寺边走去，铁守容见那二女尼，岁数至多和自己相仿，却称一尘子为师姐，由此可见那忍大师赤臂尼辈分之高，以及自大情形了！

一转过这青衣寺，不远处就有一座寺观，寺院比起那青衣寺来就小多了，但面积也不算小，红色方砖墙内庙宇错落，古树参天，清风里树梢刺耳，别有一番静穆气氛！一麈子偕云中雁行近寺门。

这门高有丈二，却是用松枝编成，阵阵木香由内透出，使人尚未入门，已有一种清新之感。

铁守容见一尘子入门前，先把衣衫整理一下，又对云中雁道：“此时不知师兄在不在里面，要不在就到华山去了，不管我们先进去再说！”说罢以手扯动门上垂线，就有一阵叮叮铃声，须臾就有一道婆开了门，见是一尘子转回，只手合十道：“师太回来了！”

一尘子点头道：“上人在寺中不？”（紫袍僧在寺中俱称为紫袍上人）

那道婆点头道：“此时正在太阳池行坐功！”

一尘子点点头，遂对云中雁道：“我们进去吧！”二人入内后，一尘子且行且对云中雁笑道：“你知那太阳池是什么？”

云中雁脸一红羞道：“弟子见识浅薄，请师伯赐告！”

一尘子含笑看了云中雁一会道：“这还是你送的呢！”

铁守容一怔道：“怎么会是弟子送的？它不是一个池子吗？”

一尘子呵呵笑道：“你忘了你在乌鸦岭杀了那条赤仙怪蟒么？我不是把那皮剥了回来吗！这太阳池就是那蟒皮制成，等会你一看就知道了！”

铁守容这才知道是这么回事，此时有六个女尼连袂由内走出，见了一尘子全部跪地参见，一尘子笑道：“久不见面你们都长高了！起来吧！”四尼齐立，一尘子一指四尼对云中雁道：“这是我四个佛门弟子，法名玉、松、柳、梅，下均着以‘清’字。”云中雁忙躬身问好，老尼一指云中雁道：“这是你们陆师伯的俗家弟子铁守容，也就是我曾给你们说过的新进驰名江湖的女侠云中雁。”

四女尼都不由面现倾慕的看了铁守容一眼，较长者尚施礼笑道：“原来是铁师妹，我姊妹真是久仰大名了！请进吧！”遂即返身带路。

云中雁见室内香烟缭绕，正中供着观世音金身法相，一旁有十八罗汉，

无不翩翩欲生，神气活现，当时有四弟子侍上茶水果类，那较长女尼对一尘子恭身道：“弟子去请大师伯回室，告知师父回来了！”

一尘子摇头道：“不要打搅他，等会我们自己去！”遂对四人道：“你们各自用功去吧，晚课在大殿举行，为师要察考一下你四人的长进如何，尤其是那般若诗经你们可曾全部体会明白了？”

四人齐答：“谨尊师命！弟子已习会！”，老尼遂点头道好，四人随即退下。

铁守容心想，想不到一尘子对弟子尚如此严格，才一回来就考试，可真有点吃不消！

这样又坐谈了一会，老尼起身道：“容儿你随我来！”铁守容起立跟着老尼穿出此殿，始见这寺内中间即为一凸出峰顶，全系白石，经阳光一射，闪闪夺目，老尼道：“大师兄就在这小峰上，你随我来！”言罢一扯长衣下摆，露出高筒白袜，展开轻功扑上那小峰之顶，云中雁小心后随，才一上那石峰，铁守容已见那峰顶凹处，有一石条绷成一大可逾丈的圆鼓状物，鼓面血红，被阳光一照，真是万紫千红，铁守容一见果是那赤仙怪蟒皮所制，在这石鼓之中跌坐着一个老和尚。

这和尚一身紫衣，满面皱纹丛叠，几乎就看不出眼在那里了！因为上眼皮垂下过长，已遮过下眼皮，而且满是皱纹，一眼看出就是一团肉，简直分不出口目。

这老和尚不时低首深吸着气，隔一会又吐一口白气，这口白气就像露一样轻罩着那鳞片，在上浮游不散，过一会老和尚又一吸，那些白气又成条状收入口中，铁守容不禁大惊，暗惊这老和尚分明练的是上乘吐纳功，已到凝气成形地步，如以武功而论，分明已到了六合归一气至玄化地步，可凌虚抓物了！

暗忖如今江湖中尚没听过有谁至此地步，想不到这紫袍僧竟有此功！

（她作梦也没想到，她那心上人叶砚霜武功今也已到此境地，或较这紫袍僧犹有遇之呢！）

一尘子见状面色也似惊喜，不禁小声附耳对铁守容言道：“想不到师兄如今竟有此功力，这太阳棚功力确是不小！”那紫袍僧此时似已知道有人来至近前，那一双下垂的眼皮睁了半天，好似尚舍不得睁开似的，最后把余气吸尽，才睁开了眼皮。

铁守容吓得一怔，心说这老和尚一双眼睛怎么会是绿的？

绿闪闪地只朝一尘子二人看了一眼，脸上马上裂开了好几条笑纹，其实他笑不笑人家真分不出来，一尘子合十一拜道：“参见师兄！”

紫袍僧启唇发言，那声音像是大蜜蜂似的嗡嗡道：“原来是师妹！一路风霜多辛苦了！”言罢由太阳棚上站起，一眼又见一尘子身旁尚跪着一个人呢？不由又嗡嗡哼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铁守容恭道：“弟子铁守容参见上人，恭乞教益。”

紫袍上人双目猛然一张，像大了一倍似的道：“你就是云中雁？”

一尘子笑道：“就是她！”

紫袍上人连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老衲早想一见你呢！起来！起来！”又用手一指那太阳棚道：“你认识这东西么？老僧为此收功不少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呢！”随着呵呵笑了几声，就下了石鼓，铁守容见这紫袍僧，非但身着紫衣，而且连皮肤都是紫色，瘦如树干，真是一付皮包骨头，但骨架却很大，

尤其是一双大脚，少说也有一尺半长，真是好一付怪相，铁守容心想怪不得他不穿鞋，这么大脚，那里去买鞋去？

紫袍僧边行边笑道：“小小年纪成名不易，却要谨慎约束，勿使锋芒太露，否则难免就要树强敌了！”

铁守容心中一惊，似觉上人之话颇似有指，紫袍上人又看了铁守容一眼道：“前半个月金七前来见我，想叫我传他混元霹雳掌力，因其师六元居士与我有数面之识，却令我对此事难以下手！”

铁守容闻言一惊，一尘子也是大吃一惊道：“师兄传了他没有？”

紫袍僧笑道：“我岂能轻易传他！当时我追问他要学此掌为何？”言罢又看了铁守容一眼，铁守容脸一红，上人又接道：“我一问他，他先不肯说，后来才告诉我说是最近失手与一新近入江湖的小女孩手中，他为了要出一口气，故此要学这种武林绝学的掌力！”

“当时我就问他，对付一个小女孩，何致于要学这么厉害的功夫！”

一尘子点头道：“是呀！这金七用心也太狠了！”

紫袍僧哼道：“当时你猜这金七怎么说？”

一尘子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云中雁不由咬牙瞪目，小声骂了一声：“老不死的……”：“忽然一抬头看见紫袍僧一双绿目正看着自己，不由把头赶快低下！

紫袍上人由这一目，已看出了这女孩嫉恶如仇的个性，不由皱了一下眉，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后来一问才知那女孩子就是这孩子！”说着用手指了一下铁守容，又道：“而他所以要学混元一气霹雳掌，主要不是用以对付这孩子！”

一尘子惊问：“莫非他另有仇家么？”

紫袍僧摇摇头道：“这金七居然想练成这种掌力，连恒山老尼也一并要败之掌下，好叫江湖中知道他不仅能胜云中雁，且连你师父都可制服，你看他用心有多狠！”

铁守容更是怒形于面，一尘子也是高喧了一声无量佛，三人此时已来至寺内，紫袍僧坐定笑道：“我当时一听他说出恒山老尼，心知定是这孩子惹出的祸，岂能把掌法传他，当时告以老衲并不擅什么霹雳掌之类，请他另谋高就，他闻言大不以老衲为然，满面怒容的走了，事过三四日后，偶听弟子梅清告诉说，曾见这厮居然连日进出于青衣寺，居然又和那赤臂尼拉上了关系……”此言一出，二人都大吃一惊。

一尘子不由皱眉道：“又碰上这位忍大师赤臂尼最喜管闲事，这事情说不定就许她要伸手管了……”

紫袍僧也叹了口气道：“要是这个老东西为她说动事情就麻烦了，你可知这金七师父是谁？”

一尘子摇头表示不知，紫袍僧苦笑看着看了云中雁一眼，好似有难言之处，只对一尘子道：“你可记得先师在世时，时常来访他老人家的那位六元居士么？”

一尘子一怔道：“怎么他就是金七的师父？……怪不得他能和赤臂尼拉上了开系呢！”

原来这铁肩大师中年之后四旬七八左右，尚是一俗家侠士，在点苍山得逢赤臂尼，那时这赤臂尼尚是一幼龄不过十七八岁的少女，生得可谓之天资国色，因倾慕铁肩大师一身绝世武功，又加上对方虽上了些年岁，却是英

俊异常。

那时铁肩大师俗名方化雨，中年无偶，难免寂寞十分，又加以他眼界一向甚高，差不多的女孩他尚看不上眼，中年即辟室点苍，本意隐居一生，作一个世外高人算了。

却不想得遇赤臂尼，她俗名乔弄梅，对方化雨常以大哥称之，因其家就在点苍山之下，故此不时常来走动，用心只为求方化雨指导功夫。

方化雨也不能否认，自己确实是喜欢这乔弄梅，但仅系喜欢而已。

人是感情动物，何况二人一为中年无偶，貌又英俊，一为标梅之年，情窦初开，虽然立心都很纯洁，日子久了也难免坠入情网，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！

半年之后，江湖上都知道了他二人的艳事，他二人也就干脆结了婚，婚后却是过了一段极为安详美满的日子，这铁肩大师方化雨，更把一身功夫倾囊相授，这乔弄梅非但人长得漂亮，质禀确也高人一等！

不幸的事情来到了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，由九华山迁来了一位少年侠士。

这位侠士非但人长得英俊潇洒，武功也是别称一家，更兼以能弹一手好琴，虽不能同伯乐一样鼓琴时木马仰首，游鱼出听，却令人闻之如醉如痴，不克中止。

也合该有事，这一日正逢月夜，月明星稀，这点苍山上景致如画，巧逢方化雨外出未归，撇下这年青的少女独守空闺，尤其逢此月夜，不由凭栏赏月，无限幽思往空抛寄。

正在对月赏感之際，忽闻一阵琴声划破静空，偏巧这一曲正是“凤求凰曲”，叮咚声里似有无限相思，闻之令人回肠荡气，先是悠长绕转如新莺出谷，既而如泣如诉，似二情侣相拥诉幽，闻之令人泪珠沾襟。

所谓琴韵心声，这多情寂寞的少女，一时竟被这琴音给陶醉了。

她情不自禁顺着山道，往这鼓琴处走去，此时明月高悬，四周沉默，但见一白衣书生，正在倚石而弹着一面七弦古琴！

乔弄梅远远的站住了脚，但见这人羽衣星冠，方面大耳，月光之下，可谓之俏丽已极！

乔弄梅虽已和方化雨成婚，但婚后方化雨总以练功为重，无形中冷落了娇妻，乔弄梅正是青春年华，何堪这长日寂寞？

今日一见这风流居士，不禁芳心怦然一动，几乎都看得呆了。

那六元居士一曲既毕，尚未尽兴，又鼓一曲“金玉鼓”，但闻金铁交鸣，尘扬马翻，旷野里直似万人驰骋，真个是风萧萧兮！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！不复还！紧凑处令人血液澎湃，汗毛耸然，直听得乔弄梅倚树娇喘，无限深情已牢牢的繫在这琴士手中了！

那六元居士一曲又毕，余兴均未全消，干脆拔出宝剑在月光边舞边歌，这一来可迷坏了那乔弄梅了，见对方这一趟剑真个是轻巧已极，窜越腾挪，美姿焕发，翩翩风度，款款歌声，一舞未毕，那乔弄梅已情不自禁的显出了身形，几乎扑身至前，恨不能与其对舞一番，才称心愿！

六元居士正在舞得尽兴头上，一眼见月光之下，有人偷看自己，不由一愣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一少妇，不禁羞得脸通红，正欲还剑于鞘，返回丹室，却见此女午夜来此太以离奇，不由上前质询何故来此窥视，乔女告以为其琴声所引情不自禁耳！

自此以后二人就成了朋友，事情真是凑巧已极，那方化雨外出采药一连半月未归。

归后始知其妻已另有他欢，当时一怒即找到六元居士，本想一剑将其结果，但后来才知对方实是不知乔女已有丈夫，本不能怪罪与他，有心又想把乔弄梅杀了以泄心中之恨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自从婚后确是只重武功，忽略了娇妻，她年岁正青，如何能责怪于她？

当时一气之下，自己返回黄山，就在那玄宗寺里落发为僧，也就在那个时候收下了紫袍上人。这乔弄梅真个命苦，就在和六元居士同居后的第二年，竟染上一种怪病，昼夜发热，半月不退，那六元居士找遍名医，也是罔效。

后来那乔女告以前夫方化雨，也就是今名的铁肩大师，精擅医道，你去求他，或可看在以往夫妻情份上，赐我一条活命。

这六元居士虽一心不愿如此，但娇妻已命在旦夕，自己那能舍得她一命归天？

当时无可奈何，就命自己弟子金七（那时金七方十岁），守候病榻侍奉汤药，自己千里迢迢找到了方化雨，始知他如今已落发为僧，法号铁肩。

这铁肩大师为其至诚所感，竟自撇开成见，事实上如今他已六大皆空，非但不以六元居士为罪，反成为友，当时随其千里奔波，来至点苍，将前妻施以妙手转活，并顺将其全身三十六处穴门打开，故此那乔弄梅始能活健到今日，依然健在。

他就在那时，这方化雨才认识了金七这孩子，因随行尚有自己大弟子紫袍上人，那时这紫袍上人已是三十而立之年，医疗其间，这金七不时向紫袍上人请教几手武功，紫袍僧也乐得教他一二（紫袍僧是带艺投师），却发现这孩子天份极高，一点就透，一透就精。

半月的时间，乔弄梅病好了，芳心对这位如今的和尚，往昔的丈夫，感激得无以复加，另一方面那六元居士数月来侍奉汤药，也搏了自己不知多少的真情眼泪！

铁肩大师带着徒弟紫袍上人回去后，不及一月，这可怜的六元居士，竟续其妻而后一病不起，可怜他这几月废寝忘食，忧心如焚，再又被其妻染上这种稀世重症，不及二日已谢世九泉了！

乔弄梅虽又把铁肩请来了，但却已回生乏术，一世奇侠，曾以一对离魂子母圈打遍天下的六元居士就此归天了，撇下一个貌如天仙的少妻，和一个年方十岁的徒弟金七，他临终以自己这对成名离魂子母圈赠与金七，十分悔恨自己生前并未传这金七什么惊人功夫。

只将自己一本秘本圈谱，和一套六合掌谱赠与这孩子，并请乔弄梅代为授艺。

乔弄梅哭得死去活来，按说如今她一身武功先得其父传授，后得二夫尽心相授，也确是身负一身绝世的武功。

但她终因是一女子，不愿收男弟子，就把这金七介绍到另一高士野鹤居士门下。

金七大概有克师之命，不及二年，野鹤居士又一命归阴，这孩子一发狠，居然自己照着先师赠谱一意苦练，不再寻师了，这也就是金七武功比之紫袍僧等较差之故！

那乔弄梅病虽好了，但丈夫这一死，对自己痛心太甚，自此以后她就

下了点苍山，任性而为，作风大胆，在江湖中仗其一身杰出武功，不几年武林中一提起青衣仙子简直是妇孺皆知！

她自此广招弟子，成立一青衣帮，善恶不分，只知率性而为，六十以后就削发为尼，号忍大师，因其平日练功，常赤一臂练那赤血神爪之功，江湖中又以赤臂尼称之。

因她门徒愈来愈众，江湖中难免树敌太多，故有丙子年武林十二子同寻青衣帮之劫！

这十二子全系三清教下高士，武功都是自成一家的人物，赤臂尼虽有通天之能，以一敌众，亦是万万不是敌手，不得已携了众徒，再上黄山求助于铁肩大师！

这铁肩大师那时已是身高位尊，倍受武林敬仰，虽知乔女夙行任性，才惹得此奇祸，但一见此女总难免思念以前夫妻之情，何忍见其狼借至此？

于是这铁肩一方面将自己镇持之玄宗寺拱手让与青衣仙子，一方面自己出面周旋于十二子之中，代为开脱，十二子因看在铁肩面上，网开一面，但言下今后江湖中不允再见其赤臂尼之面，否则决不饶恕！

自此这赤臂尼就在这玄宗寺居住下了，她嫌这玄宗寺太以空幻，就给改了“青衣寺”，尚请铁肩大师为其题字。

二人虽近在咫尺，却是长年不见一面，各行其道，二十年后，也就是一尘子入师的第五年，这位一世高僧，武林余硕，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，与世隔绝坐化了！

他这一死，这青衣仙子故态复燃，不时偷偷下山，五年之中，十二子中竟有八子遭了这青衣仙子的毒手，下余五子自知不敌，也就避远而去。

自此这忍大师赤臂尼，愈发任性了，武林中提起她来，真个是又恨又怕！

紫袍僧有好几次以弟子之礼求见，请其少露锋芒，但又何能劝动与她，自己再怎么讲，总算是对方小辈，亦只好坐视她日日为恶了！

此次金七败在铁守容手下，引为毕生大耻，他一向狂傲已极，立意决对要复此大仇，不但要一出手就要使铁守容败之手下，且要把对方师父恒山老尼败之掌下，左思右想，才想到了紫袍僧与自己总算有一段交情，故此往求，岂料紫袍上人一听他学技目的在对付铁守容师徒，那如何施得？抛开那恒山老尼与自己师姐妹交情甚笃不谈，就连铁守容如今江湖上谁不称赞，何况自己尚受有那蟒皮之恩，使自己近月来功力大进，如何能恩将仇报，故此婉言拒绝，那金七一怒而去！

金七这一怀恨，就干脆找到青衣寺，面求赤臂尼教益，这赤臂尼一见到是金七，自己数十年不见的弟子，想到他那生前的师父，也就是死去的丈夫，也不由爱乌及乌，对金七真是青眼相待，问他想学什么，自己定不会使他失望！

金七昂藏七尺之躯，更因这赤臂尼虽是年已耄耋，但看来也不过三十许人，生怕传出惹人非议，故此不敢太以亲近，只由对方面授了那六合掌练功口诀，和姿势，并详细问了铁守容形影，告之如有机会，定代为出气，金七当场回谢，言明此仇非要自己报，并有意使对方配自己徒弟马北新为妻！

这赤臂尼闻言不出声，但已把这事记在心中，以期日后设法促成此事。

这就是那一段往事，试问铁守容何以得知详情，又怎能怪罪一尘子师姐妹对赤臂尼如此容忍呢！

且说此时一尘子得悉那金七居然找上了赤臂尼，也不禁吓了一跳，对师兄道：“师兄之意以为如何？”

紫袍僧摇了摇头道：“事情还没准，不过仅听梅清如此说罢了，金七虽毒恶十分，但其为人却也刚直，岂能借重那赤臂尼身份欺人，即使就有此事，她只需凡事小心点也就是了！”

此时一尘子又把一路上遭遇情形告知师兄，谈到和铁守容风雷谷巧逢太虚老人，并蒙赐卷的一节，那紫袍上人不禁由位上一立而起，张大了双目惊道：“你！说太虚老前辈尚在人世？”

\*\*\*

于是这铁肩一方面将自己镇持之玄宗寺拱手让与青衣仙子，一方面自己出面周旋于十二子之中，代为开脱，十二子因看在铁肩面上，网开一面，但言下今后江湖中不允再见其赤臂尼之面，否则决不饶恕！

自此这赤臂尼就在这玄宗寺居住下了，她嫌这玄宗寺太以空幻，就给改了“青衣寺”，尚请铁肩大师为其题字。

二人虽近在咫尺，却是长年不见一面，各行其道，二十年后，也就是——一尘子入师的第五年，这位一世高僧，武林余硕，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，与世隔绝坐化了！

他这一死，这青衣仙子故态复燃，不时偷偷下山，五年之中，十二子中竟有八子遭了这青衣仙子的毒手，下余五子自知不敌，也就避远而去。

自此这忍大师赤臂尼，愈发任性了，武林中提起她来，真个是又恨又怕！

紫袍僧有好几次以弟子之礼求见，请其少露锋芒，但又何能劝动与她，自己再怎么讲，总算是对方小辈，亦只好坐视她日日为恶了！

此次金七败在铁守容手下，引为毕生大耻，他一向狂傲已极，立意决对要复此大仇，不但要一出手就要使铁守容败之手下，且要把对方师父恒山老尼败之掌下，左思右想，才想到了紫袍僧与自己总算有一段交情，故此往求，岂料紫袍上人一听他学技目的在对付铁守容师徒，那如何施得？抛开那恒山老尼与自己师兄妹交情甚笃不谈，就连铁守容如今江湖上谁不称赞，何况自己尚受有那蟒皮之恩，使自己近月来功力大进，如何能恩将仇报，故此婉言拒绝，那金七一怒而去！

金七这一怀恨，就干脆找到青衣寺，面求赤臂尼教益，这赤臂尼一见到是金七，自己数十年不见的弟子，想到他那生前的师父，也就是死去的丈夫，也不由爱乌及乌，对金七真是青眼相待，问他想学什么，自己定不会使他失望！

金七昂藏七尺之躯，更因这赤臂尼虽是年已耄耋，但看来也不过三十许人，生怕传出惹人非议，故此不敢太以亲近，只由对方面授了那六合掌练功口诀，和姿势，并详细问了铁守容形影，告之如有机会，定代为出气，金七当场回谢，言明此仇非要自己报，并有意使对方配自己徒弟马北新为妻！

这赤臂尼闻言不出声，但已把这事记在心中，以期日后设法促成此事。

这就是那一段往事，试问铁守容何以得知详情，又怎能怪罪一尘子师兄妹对赤臂尼如此容忍呢！

且说此时一尘子得悉那金七居然找上了赤臂尼，也不禁吓了一跳，对师兄道：“师兄之意以为如何？”

紫袍僧摇了摇头道：“事情还没准，不过仅听梅清如此说罢了，金七虽

毒恶十分，但其为人却也刚直，岂能借重那赤臂尼身份欺人，即使就有此事，她只需凡事小心点也就是了！”

此时一尘子又把一路上遭遇情形告知师兄，谈到和铁守容风雷谷巧逢太虚老人，并蒙赐卷的一节，那紫袍上人不禁由位上一立而起，张大了双目惊道：“你！说太虚老前辈尚在人世？”

一尘子怔道：“师兄莫非认识这位老人家？”

紫袍上人惊得连连摇首道：“这位老前辈为儒海散人嫡传徒孙，岁数相比先师铁肩尚要大上十几岁，曾和先师祖玉矾子交情甚笃，早年以一枝象牙短笛打遍江湖，功夫已入化境，想不到如今竟还在人间，这真是令人不敢相信的一件事……”

一尘子点头道：“师兄所言一点不错，这位老前辈曾言与玉矾子师祖交情不错，我当时尚不敢置信，想不到竟是真的！”

紫袍僧当时正色问：“师妹尚记得那地方么？”

一尘子点头道：“自然记得，师兄待如何？”

紫袍僧喜道：“改日我想登门造访这位老前辈一下，求其指点几次迷踪！”

一尘子摇头道：“师兄此举妄想了，那太虚老前辈一来至多再三数月即要生化圆寂了，再方面他老人家曾有决不见外客之言，何况他之居处我同容儿也不知道，仅听其传言相谈而已！”

紫袍僧闻言大失所望，当时低头不语，忽然笑对铁守容道：“太虚老前辈既对你如此赏识，直个是福缘不少，他不是赠你两卷手卷么？你不妨拿与我一观，或可窥出妙处传之与你……”

铁守容闻言本心甚愿意，但记得太虚老人曾有不许传人之说，不免稍稍为难了一下，紫袍上人已看出其意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“你放心！我又不是不知太虚老前辈曾有不可传人之语，我年已近百，平日推卦易算至多也不过两年活命了，我还要学什么功夫？只不过怕你年青无知，白白糟塌了这稀世珍品，不如乘我尚在有生之日，尽些心力把卷上功夫参传与你，总比你一人摸索好多了！怎么你尚不愿么？”

铁守容闻言不禁羞了个满脸通红，当时朝前一跪泣道：“师伯你老人家万不要误会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只见紫袍上人哈哈大笑着，把那只又瘦呈了紫色的枯腕朝外一伸，就有一股极大潜力，逼胸而来，又见他那手往上平空一招，铁守容的身子也就不由自主的跟着站起来了。

铁守容不禁震惊在这老和尚如神的内功里，当时也不再多话，由袋内掏出那两卷功谱，双手递上，紫袍上人接过，仅略一展现，满面惊容。

随之仔细的看了一遍，喜得那一脸皱纹纹上加纹，当时笑着对铁守容道：“你这孩子真是好福气，无意之间竟得此稀世绝物，只容老衲少加开导与你，半年后天下鲜敌矣！那金七也绝不是你的对手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非但云中雁惊奇不止，就连一尘子也高兴异常，铁守容高兴得差一点跳了起来道：“真的呀！”

紫袍上人一指手中手卷道：“这大三元图解，是将气、血、神练之归一的功夫，这种功夫难就难在不得其法，想不到这太虚老前辈，竟能以本身百年功力亲身体会出练法，加以图解口诀，习之真是简而又易，以你今日内功又有如此根底之人，不出三月定有小成，此功练成虽不如传闻中前辈儒海散

人那“分云爪”如此玄虚，但百步内发掌制人死命，却是可望而及的了，真是难得……”

“只恨老衲如今行将就木，要是早年有此奇遇，今日就不得了啦……”

“你如加功习之，是可长年益寿，勉之！勉之！”

说着又一展那卷“二气分功”图，轻念着那卷首蝇头小字道：“天生仗我以气，阴阳各一，此出彼进，川流不息，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收之藏芥……子、放……之称六合，虽猛狮壮犀！开唇间可制于死命！……”

只见他念一句眨一下眼，最后又重复念了一遍，连连叹息道：“我老和尚今日也算开了眼啦，不怕你这孩子笑话，这二气功往昔曾听先师谈过，他老人家也只不过对此略通，想不到你这孩子居然连谱本子连图都给要过来了……真个是造化择人，非可强求了！”

“据老衲所知，前辈儒海仙翁曾留下一部会元行宫宝录，此书中所载的六合神功，将手、眼、身、气、血、神化之为一，这种功夫出手简直玄奥的令人难以置信，但此书是否真有还成问题，除去那本宝录以外，这书是我所见中最玄的一种了！”

一尘子此时插言道：“这本宝录，太虚老前辈曾亲言在世，并言即将为一少年英士所得，与我都无缘，太虚老人并言至时尚要与那得书者要合练功夫，这人真是几世修来福份，好造化了！”

紫袍上人也不由摇头道：“这年青人必将光大武林，后生真个可畏了！”

铁守容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玄奥感觉，不由想到了离别已久的叶砚霜，心想他要是有此福缘就好了！

紫袍上人接言道：“这二气分功主要是练气之学，有一种内家罡气，习成可使无质变为有质，如莽牛、红蚕等气，对此种功夫我近年来尚少有心得，不过尚不敢言精，正好有这太阳棚在，以后你可在其上习功，就事半功倍了！”

铁守容恭身谢过紫袍僧教益，老和尚把二卷卷好重交在铁守容手中道：“你如无事，不妨在此住他半年，那金七就是知道天胆也不敢来寻你，半年后你习成功力，下山也就不怕他了！”

一尘子笑道：“我原意也是如此！”当时代她告别了紫袍上人，转入后室，与铁守容独自设置了一间房子。

自此这铁守容就暂时落足于此，每日清晨就随上人勤练功夫，黄昏日头一落，就在那太阳棚上练二气分功吐纳之术，因有紫袍上人一旁指教，故此进步甚速。

这一日练功将毕，一个人出了寺门，见这华山之上美景无边，不由信步荡出门去，此时天已暮晚，华灯初上，远远看见那青衣寺内灯火明亮，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，自己一时好奇心起，顿忘了一尘师兄妹的戒语。

其实她恼中对那赤臂尼存着极为好奇的心里，她又不知那赤臂尼尚与金七有如此深的渊源，而且一心又想知道，这赤臂尼忍大师到底有多大本事，连金七也居然自低身价，登门求教！

想到这里就在这附近走了一转，又远远的察看了那个青衣寺的周围形势，真个是气态雄伟，宝相万千，此时天也就大黑了！

好个云中雁铁守容真个是艺高胆大，就见她略紧了身后佩剑一下，一弯腰就像一枝箭似的起了半空，落足在那青衣寺的偏门之上，借着墙内的松枝遮住了身影向内一看，却见有三四女尼来往走着，虽然都是身着道装，然而却都是带发入门。

所穿青衣也是样式各别，似裙非袍，却有二条青色衣带双悬背后，随风飘摇，看来确也美感动人。

云中雁此时见这四个女弟子，长得都极为美秀，亭亭玉立，背后也都背一柄短剑，垂着杏黄色的短穗，不由心中好不羡慕。

此时见这四女正由正门入内，想是远行方回，每人背后都背着一红漆小本籍，也不知是何物件，隐闻其中一女道：“五妹这一下可惨！”

又一女叹了一口气附和道：“她平日也不是不知师父脾气，这一下就连我四人也跟着倒霉！”

正行之间，由内又走出三个少女，衣着同这四人一样，只是背后少了那红色小箱而已，一出来好似见了四女，都上前少事交谈，但面色多甚愁苦，隐闻后来三女中之一问道：“五师姐在那呢？”四女中一人回身一指大门，吓得身后的云中雁忙往前一窜，全身平悬在大檐之上，她这身轻功确是令人叹为观止，这七个少女，那一个不是身怀绝技的女中英士，但却一点也没窥出其形迹。

此时尚闻那后指的少女道：“不就在门外么？唉！你们看师父气消了一点没有？”就闻三人众口七言八舌道了一阵，云中雁由这些话里似知，那五师妹系因派在外面主持一件不知什么事情，却因一时心慈放走了那人，且因此损失了一笔很大的数目……

云中雁听后心中不禁好生代那五师妹发忧，此时因七女光顾彼此说话，停步不进，自己到只好一直绷在那檐下。

又过了一会，就见那三人往外走去，由自己身下走过，直往大门走去。

云中雁一心想见那赤臂尼是何模样，又由方才语气看出这四人定是去参见忍大师无疑，不由借着身后花叶遮身，展开了一身小巧功夫，跟着四女，条廊越室，又走了一会，已来至一座绿色纹石镶就的大殿，少女不约而同的都整了一下衣服，形态变得恭谨十分。

铁守容知道这绿色大殿内定是那老怪物的居处了，自己当时也不敢大意，在一大石后略定身形，见先四女已推门入内。

自己不敢怠慢，展开“八步凌波步”，这种轻身功夫武林中真不多见，但见一条影在暗影里一闪，已似一头枭鸟似的扑上了这绿石殿檐之上，跟着她往下一俯身，展出“松鼠跳枝”的功夫，一阵低滚已至脊后，“珍珠倒卷帘”已贴目窗下，正巧内中窗帘半开着，云中雁目光一望无遗，遂往里一看，不由惊异得暗暗咋舌！

这殿内那像是一般庙寺，简直就像是帝王的寝宫一般奢华，地下铺的是腥红藏毡，正梁上悬下十余盏琉璃灯，光明如同白昼，室内摆饰豪华已极。空几雕花，玉凳附龙，名家书画悬了四壁，古董玉器呈了满室，真个是琳琅满目，光气四溢。

入口处都是大红绒团为级，排了十数级方到室内，内门处尚有三女弟子背剑侍门。

此时那四女子一入内，都自动脱下所穿之鞋，另由一少女遮上四双红缎绣花便鞋，穿好后顺序走上红毡，铁守容此时真是惊奇不止，心想这忍大师赤臂尼真个会享受，这简直好象皇帝嘛！

想着就顺着四少女望丢，见四人行至一杏黄幔帘处都停步不前，此时帘前尚有二少女见状揭帘入内，须臾出来微向四人一点首道：“师父叫你们进去！”四人这才揭帘入内，云中雁可又看不见了。

莫奈何只好又换了个窗户，往下垂身贴目一看，因这窗户全系雕就空花格扇，向内看到不吃力，这才看清了那赤臂尼的庐山真面目！

这室内甚小，仅为赤臂尼卧室，有一张大红的圆榻，上面是鹅绒的厚垫，上面正半睡半坐着一个中年道尼！

由其外貌判来，至多不过三十五六，满头黑发漆黑如墨又丝又长，绝无一根白发，却在发上挽了一个环状的道绺，并有一圈珠玉插在那发团之上，身着一件长可及地的青色锦缎睡袄，露出欺霜似雪的一双白足，体态婀娜娇柔已极，只看其面谁会想到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忍大师赤臂神尼！

此时见她好似才练完一种功夫，上身钮扣松解，隐露着冰肌玉肤，真个是一人间尤物！

云中雁再一注视她的脸，虽似出水仙荷，美艳已极，但却紧绷着，并无一丝笑容，令人一看即想到那艳若桃李，冷似冰霜的句子！

此时见四个少女入内，一齐跪地道：“弟子参见师父，恭请玉安！”

这忍大师赤臂尼一挥手道：“起来！你们四个办的事都怎么样了！”

四人中较长者趋前躬身道：“弟子等幸不辱命，只是五师妹……”

赤臂尼娇叱道：“她的事我知道！她好大的胆，居然敢不遵我言而行，你们这四个师姐怎么当的……”

四女闻言都吓得低头战栗不已，过了半天赤臂尼由床上坐起道：“还不把成果持来我看！”

四女齐道：“谨遵节命！”各人就把背后红漆木匣解下，云中雁心想这是什么东西？如此重要！不由引目往那四具红木匣子看去。

此时第一少女把自己所背红匣揭开，铁守容一看内中竟是一颗拳大的明珠，银光四溢，真可称之稀世珍物，价值连城，不由大吃一惊。

心想原来尚在外作案啊……这赤臂尼脸色稍喜，伸手把那明珠，连着一玉匣一起拿过，抚弄不已，遂道：“正是此珠！想不到今日还是到我手中！”随着冷笑了一声，一看第二少女，那第二个少女自动把自己漆盒打开，才一揭盖，吓得云中雁倒吸一口冷气，差一点由檐上掉了下来。

原来那第二具朱漆盒中，不偏不倚的正放着一具血淋淋的人头，这人头用红绸子衬着底，想是时已隔了好几天，都已呈出紫色，仍自凸目咬齿，死不闭目。

铁守容一打量这人头，竟是一五十上下的老人，一条花白小发辫尚且垂在脑后，人头一旁有一青绸包里，那赤臂尼冷笑道：“杀得好！”遂自行下榻解开那线包，内中竟是一红珊瑚顶的官帽，帽旁尚垂有两根花翎，铁守容出身宦宦之家，一看即知这死者生前，官居一品，尚蒙皇上钦赐有花翎殊荣，可见是一极位的赫赫朝庭命员了。

那赤臂尼见此，好似快慰已极，用目看了那第二个女弟子一眼道：“是你亲自动的手么？”

那少女低首小声道：“正是弟子手刃！”

赤臂尼又追问道：“可曾露了痕迹？”

这少女又道：“三妹四妹负责外风，并没走露丝毫风声！”

赤臂尼笑道：“好极了！翠儿如今愈来愈长进了……”，言罢略思又笑道：“这是第几号了？”

那为首女弟子答道：“三十九号了！”铁守容惊得一抖，差一点发出声音，心想：我的妈！居然前后似这样的杀了三十九人了……

那赤臂尼面现轻笑哼道：“这些杀不尽的狗官！总有一天叫我杀光，翠儿等会把它给归了位！”

那第二女弟子恭声答道：“弟子遵命！”

此时第三第四女弟子都把红盒打开，一开是一方形官印，另为一小翡翠花瓶，赤臂尼略为过目，即对四人道：“人头归位，东西入库，传叶晶蕾。”四少女对看了一眼嘴里答应了一声，面上却吓得苍白，这赤臂尼又道：“把她带到前院大堂候审，我一会就去！”四女又答应了一声，一齐走出。

铁守容此时见那赤臂尼换了一身青色尼衣，女人看女人换衣服真个无味，不由把头转过一旁，再回头见她已换好衣服，头上还戴着一顶七星玉冠，粉面朱唇，柳眉杏眼，真个是目如波来眉如无。

此时她又在桌上拿了一圆形黑漆小筒，信步往外室走去！

铁守容连忙翻身上房，展目前望，正见那四女弟子在前走着，心中一时好奇，也就遥遥的在房上伏行的跟着，凑巧此时一弯新月却为乌云遮住，显得阴暗异常。

云中雁见四女弟子走出大殿花圃，就分作两起，二人作一边各自分开。

她因心念那人头到底欲置何处，不由就盯住了那第二个弟子，她此时手捧红盒，边行边转身侧问师姐道：“师姐你看师父今日会不会把五师妹如何呢！”

那长女闻言冷笑一声道：“师父一向心狠手辣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五师妹弄不好就会像上次九师妹一样把命送掉！”

铁守容心中一冷，心想这赤臂尼对自己弟子居然都这么厉害，就难怪对外人如此了！

此时猛见那被称为翠儿的二弟子，一回头，吓得铁守容连忙伏地不动，却闻她道：“怎么我好象觅得后面有人似的！”

那长女闻言，略一提裙，已似箭头般的窜上了房，略一看又飘身落地笑道：“我们都叫师父给吓坏了，那有什么人，敢到这地方来撒野？快点把这首级挂好了，回去好看看师父如何处置五师妹呢！她是师父平日最疼的弟子，但师父的脾气，平日愈喜欢愈是罚得厉害，我们怎么也得给她讨个情呀！”

铁守容见二女且行且谈，忽然停身不动，却立步在一平地，又回头看了看，才闻一人道：“快打开门，我好下去！”云中雁但见一黑影纵身到一假山右上，挪开一石，却显出一机扭，略见其转动，但闻县丝一阵轻响，地下石板竟自裂开二尺许宽的一道宽缝，二女相继入内。

铁守容大着胆走到石缝处，但见洞内绿光闪闪，冷气浸体，内中一盏豆油灯闪出碧深深的光华，有一股血腥气直扑鼻梁！

所谓艺高人胆大，云中雁当时闻二女说话在地室内已远，不由一飘身也跟踪入内。

才一下去十数级台阶，就见内中阴气森森，逼人毛发，有一块朱红大匾高悬室首，上写着：“替天行道”四个大字，铁守容一世侠女，至此也不禁有些毛发耸然了！

本想上去，无意间一抬头，吓得几乎叫了起来，总算没发出声音。

原来这四壁之上，俱是悬的人头，一根根的发辫都挂在钉上，有的人头缩成拳头大小，都已干枯腐臭，有的尚是血迹斑然，惨不忍睹。

每一发辫钉处上都有字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次序整齐，铁守容此时藏身处，正为第五号人头之下，但见这具人头已呈灰白颜色，一条发辫又黑

又长，此时这地室内灯光闪闪隐见二女在前伏案走笔，像是写些什么！

铁守容不禁仔细看了一下这人头，但见其仅剩骷髅，却拖着发辫，最奇是人头之下一条红纸，写作几行黑字，略为述说死者生前姓名事迹，铁守容细一读这几行字，不由吓得一阵冷汗交流，嘴张了半天，心想：“天啊……会是他？”原来这红纸上墨迹苍然的写着：

乾隆十二年九月六日，忍大师赤臂尼亲刃

死者：叶武辉。

官位：云南军门，一品军功。

地点：北京城大合牢房。

受托者：云南巡抚李泰恭。

酬金：黄金八千两已交清收库。

这铁守容看后几乎吓昏了过去，心说叶哥哥呀！你父亲那是病死的呀！竟是被这赤臂尼手刃的呀！好个赤臂尼竟然贪图金钱，暗害朝中忠良，叶老伯死得好惨！我铁守容既知砚哥哥的杀父仇人在此，岂能坐视不报此仇之理，想到这里真个是全身气血上撞，不克自止，本心想把这叶军门首级包好藏身带出去，以后好面交砚哥哥，但又怕以后找到砚哥哥后给他说他不相信，还不如仍让他挂在此，留待后日报了仇以后，再找叶砚霜同来起灵。

想到不由跪地向此人头叩了两个头，方才起身，就见内中二女，像是轻车熟路似的，又把这、新得人头挂好，贴上一红纸条。

隐闻这长女道：“这方总督死得还像不服气呢！你看两个眼一直盯着你呢！”

又闻那第二女弟子道：“我的天！你别说了好不好！自从杀了那钱御史，这是第二个了，有时候想起来真吓得慌，师父心真太狠了，居然为了一颗珠子一个翠瓶，就害了这方总督一条命！”

又闻那长女道：“你才杀两个就害怕了！我已杀了六个了，下次不知又该那一个师妹了！这种事真有点伤天害理……”

那翠儿宽俯在桌上哭了起来道：“师姐！我想偷跑了，你别告诉师父，这种事我真不能再作下去了！早晚人家子弟找上门来，我们姐妹都别想有命在，唉！”

又听那长女叹道：“你说话小声一点，要是叫师父知道咱们俩马上就得回老家！其实跑谁不想跑呀！可是师父那种脾气，要给抓回来，那种死相你也不是不知，九师妹不是一个例子么？眼前这五师妹马上又是一个例子……”

那翠儿闻言一直哭道：“天啊！这怎么办呢……我只要一进这地下室，全身就发冷，这周围的厉魂好似一齐都向我讨命似的，下次师父要再叫我去，我就是拼出一死也是不去了……她爱怎么我就怎么，反正这种事我是决不作了……”

铁守容听得冷汗直流，才明白这内中详情，当时暗暗点了点头，深赞这翠儿心还仁厚，此时又见那长女劝了她一会，才互相擦干了眼泪，起身欲出，吓得铁守容忙返身纵出。

一会就见室内灯光熄灭，跟着见二女飞跑而出，想是也多少有点害怕。

就贝那长女又至假山石后，转动机扭，这石板又回复原状。

铁守容心想：这种丧天害理，惨无人道的事，不是我今晚亲眼看见，如何能以置信？真想不到这些美若天人的少女，却都是一群杀人携首的刽子

手，真个是骇人听闻的事情。

尤其那忍大节赤臂尼，人俱道其为人任性，介于善恶之间，谁又会想到，她竟是这么一个杀人如麻的女魔王，尤其是那叶老伯，竟是死在她的手中，这笔血仇如何报啊！

以自己本身武功，加上叶砚霜，要想敌这赤臂尼真是以卵击石了！自己今日总算得太虚老人垂青，赏赐了两卷秘功图谱，又得紫袍上人亲自传授，武功总算大有进展，砚哥哥！你呢？……你若是在我定把这些功夫都传与你，咱们一块练习，不出一一年定有大成，以你那么高的质禀，定是不难学会，那时再来找这赤臂尼报仇，又该多容易呢！只是你如今到底漂泊何方去了？……

“天这么大，地这么广，我到那里去找你呢！”

“砚哥哥！你放心！一待我功夫小有成就，我定先给你把仇报了！那时再去找你……”

“砚哥哥！你知我有多么想你唷！……”

她这么想着，眼泪不由流了满脸，见二女已行了老远，连忙又紧随身后。

这一发现了这宗秘密，她愈丢要察个水落石出了，不由累了一下足，快步跟上。

见二女却不是往原路回去，却拐了个弯，直向一白石小寺走去。

此时那小寺内外，灯火通明，显然有一件大事发生似的，十数女弟子此出彼进，面上却都是阴森森的。

铁守容一打量这寺顶，要想上去可不太简单了，倒不是房顶上不能容自己，实在是门口人太多，这些少女，那一个也都是一身功夫，何况还有那老怪物，自己万万大意不得。

正在发愁的时候，却见有三个女弟子拥着一个少女，三人成品字形，看着一女弟子远远走来。

铁守容只一打量这当中少女，就如此女定是那五弟子叶蕾无疑！

此时见这叶晶蕾长得身材修长，凤眉秀目，身上仍着青色衣裙，但却倒捆二臂，她好似自知不能活命，态度却很从容，隐闻她边行边对身侧师妹道：“七师妹！你只要记住我的话，待我死后把死因告诉那人就够了，我是死在九泉也定不会忘了你的大恩……”

那被称为七师妹的竟哭道：“五姐……你别说了……小妹定记住你的话，但求师父开恩，也许网开一面也不一定！”

那叶晶蕾苦笑一声道：“我倒不怕死，其实这种生活比死还不如，师父的手段你还不知道？尤其是这一次我放走了这人有多重要，平白损失了她老人家上万的金子，师父还能容我活命？……”

正在谈着，由那白寺内处纵出一人，还没到已摆手道：“师父来啦！小声点，五妹，我求求你等会进去别给师父顶嘴，你一顶嘴准没活命，我们姐妹都想跪求师父呢！”

这叶晶蕾苦笑道：“小妹岂有找死之理，三姐不必为此耽心了，一切我自会处理！”

说着就隐在暗处，往那寺门走去，待其入内后，寺门口仅有一少女在门口把风。

铁守容见机会难得，不由一提丹田之气，“八步赶蝉”直往寺顶纵去。

身才一起，想时劲风太急，竟被那少女窥出了些痕迹，一抬头面现惊

容，跟着一提长裙，”嗖！”一声已上了寺顶，这一下那铁守容再想藏身已是无及了！

且说上房少女，乃是八弟子丁兰，武功不弱，此时一上房就发现了铁守容形迹，一声娇叱道：“何方贱婢，竟敢来此窥探，不要命了么？”话才一完已纵身至前，一恍右掌，“毒蛇寻穴”，直奔铁守容“心坎”穴就点！

铁守容此时生怕惊动了房下之人，当时那敢大意，见她身形轻功，指来如风，不由一分右腕，“剪梅指”，直向这丁兰脉门上切去！

这丁兰见对方一发掌，已知武功不弱，见她掌到，猛一抽臂，以“正反劈掌”直反劈铁守容两掌。

掌上劲风疾驰，铁守容芳心直跳，并非怕敌这丁兰不过，实在是动手过招，难免败露了身形，此时身入虎穴，想躲之尚怕不能，岂敢招来敌手。

想到此不由芳心大急，一提丹田，展出了‘大三元图解’中，新学的招数，脑中默记着：“大地遗针，磁石往引！”只见她单是找地，平伏全身，突出二臂，一指奔丁兰右肋“太乙”穴七点来，那丁兰一招又落了空。

不由一窜身避开了这一指，正想以重手法斜劈掌击对方左肋，不知怎地却又见对方左掌又出二指还是奔自己太乙穴上点来！

心中不由一惊，暗忖这是什么招术？怎么如此怪法？想到这猛一抽身。

却见对方猛一躬身，那足尖竟由脸前猛踢出，丁兰喊声不好，突觉眼前一黑，竟被这突出足尖点中了自己胸骨二寸之下的“尾龙穴”。

此穴位于呼及器管之叉点，属单穴，这丁兰只觉全身一麻就不省人事了。

铁守容一点中对方穴道，跟着分腕护住了对方身子，不使她倒在瓦上发出响声，见她此时面沉红晕，微微见汗，月光之下，这少女貌相不恶。

铁守容心想这赤臂尼到底都是在那找的这些徒弟，质禀都是如此好，以眼前这少女而论，只看其蛾眉挺鼻，已知绝非恶人，只是屈于那赤臂尼魔威之下，又怎敢少有违抗而不听其命呢！

想到这，由房上抱着这少女飘身而下，把她藏于一暗处，又略把她“天容”，“哑门”二穴各顺推了一阵，暗度不出一个时辰，定会气血上撞，自行的开穴道醒转。

这种动作，包括动手招在内，说来似甚麻烦，其实也不过是几个照面之事，极为快捷。

铁守容把这丁兰安置好了，赶忙又纵身上房，找到窗口用了一招‘白猿挂掌’，以单足微找屋脊，全身倒悬，室中众人，看了个清清楚楚。

此时但见室中全白石铺就，好比衙门大堂似的，中设八桌，却空无人坐。

两傍十余少女都在垂头丧气，那五弟子叶晶蕾却是跪在当中地上，低首不语。

在她身边站着几个同门师姐妹，都在对她耳语，似在教她如何说法。

忽见一少女手执银铃，叮铃的摇了几下娇声道：“帮主驾到，禁声跪迎！”众弟子俱速分两列，一齐下跪，大堂上顿时鸦雀无声……

XXX

铁守容此时就见珠帘起处，那忍大师赤臂尼，由内翩然而出，一眼看着跪在中央的那位五弟子叶晶蕾，不由停步了一下，面带冷笑，这才继续就位。

众弟子竟仿照时礼三跪九叩之后，排站两行，这赤臂尼坐定之后娇呼了一声：“叶晶蕾！”

五弟子闻言抬头看了师父一眼，但瞬息又把头低下了低应道：“弟子在，请师父赐罪！”

赤臂尼哼道：“你也知道有罪？”那叶晶蕾低头不语，赤臂尼忽然一睁杏眼，闪出两道电光似的精气，但她马上又恢复平静，咯咯的自笑起来！

这一阵笑声，虽同样娇柔婉转，此时此地却令人闻之汗毛耸然。

半天她才止笑，满面春风的道：“我叫你取的首级呢？”

叶晶蕾此时战瑟不已，心想好个老怪物，你明知我将监运使放走了，却仍要问我他的人头，当时把银牙一咬说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赤臂尼冷笑道：“我还是你的师父呀？……说呀！”

叶晶蕾边泣边道：“弟子，因见那监运使……为官忠厚，从不鱼肉乡民，地方上人人称赞……何况他又是弟子外祖父……”

赤臂尼一竖柳眉，忽又阴笑道：“啊！他为官忠直……又是你的外祖父……”

叶晶蕾以为颇有转机，又泣道：“弟子所言句句实话……”

赤臂尼一声叱道：“住口！”吓得四周众人全都打了个寒噤，至此她才显出那付可怕的面目，用手一指那五弟子道：“叶晶蕾！你自五岁随我，师父待你不薄，别的不说，传了你这身功夫，岂是容易的？”

“这种事你又不是第一次办，焉有不忍之理，师命如山，别说是你外祖父，就是你亲生父母杀了也就杀了！你居然敢私自将他放了！”

她格格的又笑了几声，跟着又道：“你好大的胆！”“我们青衣帮的教条第一条是什么？”

叶晶蕾此时已泣不成声，那还能答上话来，赤臂尼一扭脸喊一声：“钱剑蛾！”

就有一少女答应一声：“弟子在！”

铁守容一看，就是那长门弟子，赤臂尼看了她一眼道：“你说！”

这钱剑蛾低首道：“违帮主令者死！”

此言一出，真个是众人悚然，赤臂尼一拍玉案叱道：“亏你还记得！你身为长门弟子，居然连师妹都约束不住，你这师姐愈当愈回去了。”

这钱剑蛾早就料到有此一着，故一进这刑堂，始终就没敢抬头，此时闻声吓得连连战瑟。

赤臂尼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先退下，等会再给你算账！”言罢挥手令钱剑蛾退下，这才又对那叶晶蕾道：“这且不说！我叫你到李巡抚那里取的东西呢？”

叶晶蕾泣道：“首级既未割下……那些东西人家自然不会给了……”

赤臂尼低道：“好！你真比谁都大胆，我问你！你九师妹是怎么死的？”

此言一出满座全惊，那叶晶蕾已知时机已到，多求也是无用，反而一擦双目从容道：“弟子自知罪不可赦，但求一死！”赤臂尼好似一怔，大概怀疑这弟子居然有此勇气，当时顺手拿起案上自己带来的墨色小筒。

众弟子一见师父拿出此物，不由都吓了个忘魂，由二弟子石翠凤率先喊一声：“帮主！”众人全都跪下了，无不泪如雨下，一时莺啼燕泣，都代那叶晶蕾求起情来。

赤臂尼一皱蛾眉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好大的胆，……你们居然敢代